



無論多遠 我們都近近的

◎吳鈞堯

掙出來的。

父親可能不知道，他帶給我的意義除了生活，便是遷徙。遷徙曾是動盪時代很多人的命運。我的寫作朋友，蔡怡也是。她有一本書《忘了我是誰》；有個章節寫她失智的父親，有許多「有趣的」的情節，比如蔡怡先生學畫，描摹印度女子，老爸焦慮地跟女兒說，「小心哪，你老公在畫外面的女人。」丈人本來欣賞女婿，至此換了稱謂，變成「那畫畫的」；大哥美國歸來，與父親吃飯，知道他喜歡吃小籠包，又怕咬食湯汁燙嘴，拿筷子戳了包子幾個洞散熱，父親生氣了，「你是誰，為什麼給我破包子？」與女兒搭飛機返岡山，飛行平穩，猶如還在停機坪，父親看著機艙外凝止的遠天，「這飛機完全不動，怎麼辦？」掙扎

地要「換飛機」飛。父親常回到他的少年時期，蔡怡攬扶服侍時，他質疑女兒，「你這女人，幹嘛喊我爸爸？」父親盯著電視機前的「紅燒黃魚」，幾乎微笑流涎了，到了晚餐時，怎麼呼喚都不吃出來吃飯，他誤把「電視魚」當作「餐桌魚」，嚷著「我再餓，也不能吃別人家的飯。」且訓斥女兒要有骨氣。

讀蔡怡，想到父親與我。當年帶我們全家，到台北開闢闢土的父親已經八十好幾了，他記性佳，目前仍能一口背出我家的室內電話，反倒是，我，經常漏關陽台電燈，有幾次走到巷口，又急著走回家，就為了證實瓦斯關了沒。「老」的危機跟想像，是讀蔡怡時，給我的回饋。

除了老年照養之外，我還讀到「遷徙」。蔡怡父母

在戰亂時逃離大陸，定居屏東，生養子嗣，這是「台灣海峽」；蔡怡遠赴密西根與先生一同闖蕩，作育下一代，這是「太平洋」。每一代的遷徙帶給後裔不同的時空，它們是「機會」也是「玄機」：動盪時代有其顛沛流離，承平時期也有悲歡離合。

前一陣子，小姨子的兒子因為物理績優，遠赴哈佛大學當交換學生。我們都預言，那孩子啊，長大後肯定留在國外發展了。我想起蔡怡，以及與她隔著太平洋的孩子，我感到不捨：我不要孩子離我太遠。不少縣籍作家跟企業家，子女出色，留學、在外資公司服務等，金門人才比比皆是。但我很鄉愿，「哎呀，從法國回台灣一趟，好遠的啊。」

孩子的發展是我收束不住的，但我很傳統，經常給孩子「機會教育」，「記得啊，不要離家太遠。」

母親辭世，親友探望父親，有時候也談起他的三個兒子，他語氣驕傲，「我們家的孩子都嘛有孝，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……」住得「近」是地理的優勢，重點還在我們心裡都住著彼此。於是我也會跟孩子說，「有好機會，就努力闖蕩，無論多遠，都去吧……」

古代封建社會，特別尊重「忠孝節義」，尤其是政府官員，更要以身作則，如有冒犯，輕者坐牢，重者殺頭。

浙江有一則真實的故事，歷代都在民間被流傳成佳話。

蘭溪縣是屬於金華府管的，明朝有一對父子，都在朝廷為官，父親做蘭溪縣的知縣，兒子卻做金華府的知府，因此，兒子卻是父親的頂頭上司。

金華府的地方仕紳很想整他兒子，於是衆多仕紳商量，大擺筵席敦請他父子倆赴宴，酒席有上、下位之分，這個上位當然最大的官員知府坐的，如果這個上位他兒子坐上去，父親坐在下位，他們準備上告他不孝，也是一條大罪，如果他不遵守法定的上位，而坐在父親的下位，亦可上告他不忠，也是一條大罪，因此，變成坐也有罪，不坐也有罪。

這個知府明知地方仕紳在整他，不去吃也不行，那是失禮，最後他想了一想，就把知府官帽和官袍掛在上位，人卻坐在父親的下位，這樣保住忠孝兩全，地方仕紳想整他都無法得逞，反被民間流傳「小小金華府，大大蘭溪縣」的佳話。

現在時代不斷進步，「忠孝節義」的觀念早已淡薄，坐位問題已成笑話。

(稿費轉贈金門縣大同之家)

解讀前水頭昔仔寺

◎黃國龍



昔仔寺正面外牆全貌

在「北雁南飛—金門部落」的網頁中看到介紹本村金水寺旁的昔仔寺，文中盛讚這是一個「有情場景」，也引述作家蔣勳的兩段話：其一：「有戰爭，許多外來的年輕人死在這個島上，鄉親好心，就為他們收了屍骨，供奉在寺廟中」。其二：「昔仔寺的對聯，將那個時代不可思議的荒謬和個人內心的荒涼，寫得淋漓盡致」。作家畢竟不同凡響，雖非在地人士，信手拈來，令人無限感動，也讓身為前水頭一份子的我深感與有榮焉，但這一個說法，個人認為是含有許多的揣測與想像成份，偏向於詮釋「國共內戰」時期以來的背景，有點以偏概全，所以我覺得必需加以補充說明，這也是撰寫本文的動機。

昔仔寺的建築年代已不可考，一般人大致從大門對聯的編輯者生平來揣摩它的創建時間，作者黃啓政（已歿）生於1925年，以此推論建造後適逢戰亂，供奉他鄉陣亡之靈自屬合理。但訪談比黃啓政大三歲的陳老太太，她是水頭的女兒，也是水頭的媳婦，從小就住在金水寺附近，常常當廟祝的「派遣工」，她說昔仔寺從她小時候就有了。此外，後面講到的一個和昔仔寺有關的故事，更可以證明昔仔寺在清朝早就存在了。

再從昔仔寺的「寺」字探討，中國人的習慣，一般的講法是：祭祀一切聖賢、神靈的場所統稱為「廟」，佛教的廟宇，則稱為「寺院」。昔仔寺是金水寺的附屬建築，金水寺原名「漢壽亭侯廟」，1689年（康熙28年）陳才將軍主持重修，增建後落供奉觀音大士，才改為金水寺。可見也稱為「寺」的昔仔寺，應當在主要建築金水寺之後才蓋的。金水寺是整個村莊的，也是以前全村聚會場所，更是調解糾紛、議決公共事務的所在，每一項議案，都是在神明的面前，由鄉老（俗稱老大）主持集會，所以即使要

蓋一間小廟，也必需經過大家同意才行。他鄉人士在水頭逝世，身後事如何處理？安葬經費怎麼籌措？神主放置那個地方？許多問題產生了，才會去尋求解決的方法，由於鄉親們內心「存仁」，行為「守義」，所以會建築昔仔寺安奉非本村民衆靈位。

金水寺重建於康熙28年，距離康熙22年（1683）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收復澎湖、臺灣，已經六年多了，陣亡的軍魂想必已經有了妥善的安排，將士們復立大功，身後事絕不可能拖延這麼多年才處理，況且安置在低矮又簡陋（本處指五十年代以前的建築物）的昔仔寺中，絕對不可能。就以民國38年發生的古寧頭戰役為例，戰爭期間，先後抬了百多個傷患到黃氏大宗廟（權充臨時野戰醫院），死了幾十個，民衆用門板抬到矛山山麓沙堆中挖坑掩埋，也沒聽說有軍人靈位供奉在昔仔寺的，這必定是從前沿襲下來的慣例，昔仔寺僅安奉他鄉住本地而逝世後沒有親人前來參與葬禮的人，就算當時軍方有所要求，村里的人也會用這個理由拒絕。

水頭濱臨海岸，早年是四大渡頭之一，商旅兩岸往返頻仍，且船隻溯金水溪而上，距離金門所城很近。明末清初，吸引許多的移民潮，陳姓自陽翟，吳姓自石馬，蔡姓自瓊林，鄭姓自永春，江姓自港尾，王氏自東沙，稍晚的蕭氏、林氏，有一家一族的，也有隻身前來的，有家人的倒沒啥問題，孤家寡人的有個三長二短那就傷腦筋了！其後南京條約的簽訂，五口通商後，鄰近廈門，來往的人潮更多了。前水頭素有「文里鄉」之譽，基於對人的關心愛護，並發揮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的精神，所以才有「昔仔寺」的建築。舉例來說，故老相傳有位姓「伍」的內地人，是行使船舶兼做生意的，急病過世，鄉民把他埋葬在「塔仔埔」（矛山塔前山腳下

的通稱），神主供奉在昔仔寺中，後來侄兒輾轉獲知訊息，跑來前水頭把他的神主牌迎回故里。

昔仔寺建在金水寺旁，有幾個考量：一、地點、經費由金水寺廟裏的鄉老主持議定、籌措，配合寺廟慶典的日子祭拜，村民便利。二、位於村落邊緣，孤魂野鬼在神明眼皮底下不敢莽撞造次，村里的善男信女「平安」較有保障。三、寺院經年累月暮鼓晨鐘，有心志於道的亡者，可受到菩薩的教化和普渡。四、建在村莊外圍，和聚落中的類似建築，如「公婆宮仔」、「公婆宮仔」，有所區隔。現在的昔仔寺是八十六年完成的，當時基金會剛成立不久，經費並不充裕，長案桌及八仙桌也是用鋼筋混凝土灌製，「桌裙」等彩繪又不太細緻，加上最近地磚破裂，才僱工稍微整修，把平滑的地板磁磚更換掉。

以前金水寺護龍是一廳二房，往南是一塊小菜園，四周則擺放花盆，住持種植花卉，初一、十五摘花擺放在佛桌上供奉。再向南地勢低窪，就蓋著一間比現在還小的昔仔寺。86年重建時，菜園地就建了餐廳、廚房、盥洗室各乙間，護龍及昔仔寺都增加高度，昔仔寺外牆長4.83M，寬4.27M，面積20.62M²；寺內長3.72M，寬3.67M，面積13.65M²，「寸白」（長度的數字）都很吉利。昔仔寺以往只有二種顏色，一種是屋頂板瓦的磚紅色，一種是從裏到外、從上到下、由左至右的白灰原色，素雅是好聽的講法，說實話叫做粗糙。重修時增加「半廳紅」，外面的大門及二個子午窗（又名「抵牾窗」、「螭虎窗」）增加燒瓷的對聯，窗上左右是「存仁」、「守義」，大門則是「昔仔寺」匾額，兩旁是「昔違故里辛酸客，寺奉他鄉漂泊魂。」的對聯，至此裏裏外外，煥然一新。

對聯作者黃啓政為飽學之士，擁有也主宰前水頭一甲子以上的文資，他所編寫的大門對聯則將昔仔寺的功能闡釋得

◎胡世朝
小小金華府大大蘭溪縣

最後一片落葉

◎牧農樵

那片葉子
掉落了

公園那棵白楊樹
這幾天僅剩的一片葉子

今早不在了

本指望它能撐過冬
不要給秋天多增添一絲絲的蕭索
可它終歸還是掉落了

無話找話講與三叔公聽
他舉手輕觸頭上殘存的幾根白髮
沒說什麼
我離開時也沒聽到他習慣性的叮嚀—
「你要加穿衫！」

三叔公喊住我
連提兩件事：
「快過年了吧？」
「娟娟結婚的日子快到了吧？」

三叔公也是無話找話講
他可是每天都在數著日子呢！

「你要加穿一領衫啦！」
屋內傳來急切的叮囑聲

小說連載】

烏番叔

◎陳長慶

況且，長年在新加坡居住、過著優渥生活的頭家女婿馬天嘯都能接受，一個來自金門的臭小子還有什麼不能承受和忍受的。縱使這裡居住的環境較差，可是吃的則是大米飯，配的是賣剩的魚蝦，以及從另一個市場買來的時令蔬菜，由一位名叫沙瑪的當地姑娘負責烹飪兼打雜，主僕三人一起吃飯，就彷彿是一家人。

雖然沙瑪是當地人，可是懂得不少華語，即使說得不太好標準，但一般日常用語幾乎都難不倒她。無論她所煎的魚、煮的魚湯或炒的青菜，儘管談不上色香味俱全，但除了頭家女婿馬天嘯外，對於來自貧窮家庭的烏番叔而言，非僅無可挑剔甚至吃得津津有味。反觀在家鄉吃的不是地瓜就是安祿糊，配的不是花生、蘿蔔乾就是海螺，在他的感覺裡，飲食方面是勝過自己家鄉好幾倍的。

(十三)

